



黑人的藝術



书刊装订单

编号 1000451 99-3-29

书刊号 |856.9|730|2

书刊名 骂人的艺术

备注 紫 册数 1 精装

罵人的藝術

~~MOORE~~



3 0614 6437 0

自序

民國十六年五月一日至八月九日上海時事新報的「青光」一欄，是由我編輯的。在這三個多月的期間，我在「青光」上寫了不少的短篇文字，本來這些不會用心寫的東西，不值得再來印行。但是我想：一個風性嚴重的人忽然發瘋一般作了三個月不嚴重的文字，在我自己是一件可紀念的事；同時還有遠道的朋友因為買不到時事新報，看不見我的文字，我很想給他們看看。所以我決計把那些龐雜的短文彙集起來，刪去了一大半，把比較通順的留在這裏。

這集裏面沒有「文學」，沒有「藝術」，也沒有「同情」，也沒有「愛」，更沒有「美」。裏面有的，只是「閒話」，「絮語」，「怨怒」，「譏諷」，「醜陋」，和各式各樣的「笑聲」。我恐怕讀者尋不到他所要尋的東西，所以預先聲明在此，免得誤購後悔，

秋耶八月二十四日上海

目錄

- 一 罵人的藝術
- 二 生病與吃藥
- 三 花錢與受氣
- 四 蚊子與蒼蠅
- 五 老嫗看跳舞
- 六 雅人雅事
- 七 紀詩人西湖養病
- 八 好容易過了端午節
- 九 吃相
- 一〇 是熱了！
- 一一 戒烟

- 一二 小聲些！
- 一三 時間觀念
- 一四 吃
- 一五 看相
- 一六 忙甚麼？
- 一七 小報
- 一八 剪髮
- 一九 讓座
- 二〇 悲觀
- 二一 太隨便了
- 二二 擠
- 二三 司丹康
- 二四 麻雀

二五	陰歷
二六	大學教授
二七	打架
二八	吐痰問題
二九	感情的動物
三〇	鉛角子與新角子
三一	旅行
三二	小德出入
三三	半開門
三四	纏足
三五	虎烈拉
三六	束胸
三七	哀搖

三八 信紙信封

三九 名片

四〇 樂戶捐

四一 銅板

四二 撒網

四三 招聘

四四 拳戰

四五 甚有心得

四六 應酬話

四七 住一樓一底房者的悲哀(附錄)

856.9

730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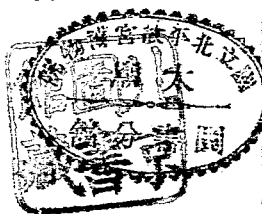
罵人的藝術

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不罵人的人。罵人就是有道德觀念的意思，因為在罵人的時候，至少在罵人者自己總覺得那人有該罵的地方。何者該罵，何者不該罵，這個抉擇的標準，是極道德的。所以根本不罵人，大可不必。罵人是一種發洩感情的方法，尤其是那一種怨怒的感情。想罵人時賒候而不罵，時常在身體上弄出毛病，所以想罵人時，罵罵何妨？

但是，罵人是一種高深的學問，不是人人都可以隨便試的。有因為罵人挨嘴巴的，有因為罵人吃官司的，有因為罵人反被人罵的，這

(1)

A 213708



都是不會罵人的原故。今以研究所得，公諸同好，或可爲罵人時之一助乎？

(一)知己知彼

罵人是和動手打架一樣的，你如其敢打一拳，你先要自己付度下，你吃得起別人的一拳否。這叫做知己知彼。罵人也一樣。譬如你罵他是『屈死』，你先要反省，自己和『屈死』有無分別。你罵別人荒唐，你自己想想會否吃喝嫖賭。否則別人回敬你一二句，你就受不了。所以別人若有某種短處，而足下也正有同病，那麼你在罵他的時候，只得割愛。

(二)無罵不如己者

要罵人須要挑比你大一點的人物，比你漂亮一點的，或者比你壞得萬倍而比你得勢的人物，總之，你要罵人，那人無論在好的一方面或壞的一方面都要能勝過你，你才不吃虧。你罵大人物，就怕他不理你，他一回罵，你就算罵着了。因為身分相同的人才肯對罵。在壞的一方面勝過你的，你罵他就如教訓一般，他即便回罵，一般人仍然不會理會他的。假如你罵一個無關痛癢的人，你越罵他他越得意，時常可以把一個無名小卒罵出名了，你看冤與不冤？

(三)適可而止

罵大人物罵到他回罵的時候，便不可再罵；再罵則一般人對你必無同情，以為你是無理取鬧。罵小人物罵到他不能回罵的時候，便不

可再罵；再罵下去一般人對你也必無同情，以爲你是欺負弱者。

(四) 旁敲側擊

他偷東西，你罵他是賊；他搶東西，你罵他是盜，這是笨伯。罵人必須先明虛實掩映之法，須要烘托旁襯，旁敲側擊，於緊要處只要一語便得，所謂殺人於咽喉處着刀。越要罵他你越要原諒他，即便說些恭維話亦不爲過，這樣罵法纔能顯得你所罵的句句是真實確鑿，讓旁人看起來也可見得你的度量。

(五) 態度鎮靜

罵人最忌浮燥。一語不合，面紅筋跳，暴躁如雷，此滾夫罵座，潑婦罵街之術，不足以言罵人。善罵者必須態度鎮靜，行若無事。普

通一般罵人，誰的聲音高便算誰佔理，誰的來勢猛便算誰罵贏，惟真善罵人者，乃能避其鋒而擊其懈。你等他罵得疲倦的時候，你只消輕輕的回敬他一句，讓他再狂吼一陣。在他暴躁不堪的時候，你不妨對他冷笑幾聲，包管你不費氣力，把他氣得死去活來，罵得他針針見血。

(六) 出言典雅

罵人要罵得微妙含蓄，你罵他一句要使他不甚覺得是罵，等到想過一遍才慢慢覺悟這句話不是好話，讓他笑着的面孔由白而紅，由紅而紫，由紫而灰，這才是罵人的上乘。欲達到此種目的，深刻之用意固不可少，而典雅之言詞則尤爲重要。言詞典雅則可使聽者不致刺

耳。如要罵人罵得典雅，則首先要在罵時萬萬別提起女子身上的某一部分，萬萬不要涉入生理學的範圍。罵人一罵到生理學範圍以內，底下再有什麼話都不好說了。譬如你罵某甲，千萬別提起他的令堂令妹。因為那樣一來，便無是非可言，并且你自己也不免有令堂令妹，他若回敬起來，豈非勢均力敵，半斤八兩？再者罵人的時候最好不要加人以種種難堪的名詞，稱呼起來總要客氣，即使他是極卑鄙的小人，你也不妨稱他先生，越客氣，越罵得有力。罵的時節最好引用他自己的詞句，這不但可以使得他難堪，還可以減輕他對你的罵的力量。俗話少用，因為俗話一覽無遺，不若典雅古文曲折含蓄。

(七)以退爲進

兩人對罵，而自己亦有理屈之處，則於開罵伊始，特宜注意，最好是毅然將自己理屈之處完全承認下來，即使道歉認錯均不妨事。先把自己理屈之處輕輕遮掩過去，然後你再重整旗鼓，着着逼人，方可無後顧之憂。即使自己沒有理屈的地方，也絕不可自行誇張，務必要謙遜不遑，把自己的位置降到一個不可再降的位置，然後罵起人來，自有一種公正光明的態度。否則你罵他一兩句，他便以你個人的事反唇相譏，一場對罵，會變成兩人私下口角，是非曲直，無從判斷。所以罵人者自己要低聲下氣，此所謂以退爲進。

(八) 預設埋伏

你把這句話罵過去，你便要想想看，他將用什麼話罵回來。有眼

光的罵人者，便處處留神，或是先將他要罵你的話替他說出來，或是預先安設埋伏，令他罵回來的話失去效力。他罵你的話，你替他說出來，這便等於繳了他的械一般。預先安設埋伏，便是在要攻擊你的地方，你先輕輕的安下話根，然後他罵過來就等於槍彈打在沙包上，不能中傷。

(九)小題大做

如對手方有該罵之處，而題目甚小，不值一罵，或你所知不多，不足一罵，那時節你便可用小題大做的方法，來擴大目標。先用誠懇而懷疑的態度引申對方的意思，由不緊要之點引到大題目上去，處處用嚴謹的邏輯逼他說出不邏輯的話來，或是逼他說出合於邏輯而不合

乎理的話來，然後你再大舉罵他，罵到體無完膚爲止，而原來惹動你罵的小題目，輕輕一提便了。

(十)遠交近攻

一個時候，只能罵一個人，或一種人，或一派人。決不宜多樹敵。所以罵人的時候，萬勿連累旁人，即使必須牽涉多人，你也要表示好意，否則回罵之聲紛至沓來，使你無從應付。

○ ○ ○ ○

罵人的藝術，一時所能想起的有上面十條，信手拈來，並無條理。我做此文的用意，是勸人罵人，同時也是想把罵人的技術揭破一點，供愛罵人者參考。挨罵的人看看，罵人的心理原來是這樣的，也

算是揭破一張黑幕給你瞧瞧！

生病與吃藥

不幸生而爲人，於是便難免要生病。所以人生的幾大關鍵，生，老，病，死，病也要算其中之一。一般受資本家壓迫的人，往往感覺到生病之不應該，以爲病是應該生在有錢人的身上。其實病之於人，大公無私，初無取捨，張三的臀部可以生瘡，李四的嘴邊也許就同時長疔，誰也說不定。不過這吃藥的問題，倒不是人人能談得到的。你說，我病了應該吃藥，請你借我幾個錢買藥，你就許搖頭。所以說，病是人人可生，而藥非人人得吃也。

聽說藥有中西之分。聽說又有所謂醫院者，病人進去之後，有時

候也可以治好病。然而醫院的資本聽說非常大，所以住醫院要比住旅館還貴一點兒。又嘗聽說，這個病人死後的開銷，有時候就算在那一個人活着時候的賬上。……這都是道聽塗說，我生性不好冒險，所以也不知是真是假。

沒吃過豬肉的人也許見過豬走；我沒住過醫院，然亦深知住醫院必須喝藥水矣。這就是與我們中醫異趣了。我們中醫大概都秉性忠厚一些，絕不肯打下一針去就讓你死去活來，他會今天給你兩錢甘草，明天開上三分麥冬，如若你要受罪，他能讓你慢慢的受，給你留出從容預備後事的工夫，這便是中醫的慈善處。中醫之所以歷數千年而弗替者，其在是乎？

生病吃藥，好像是天經地義矣，其實病的好與不好，不必在藥之吃與不吃。但是做醫生的人，縱或不盼望你常生病，至少也要希望你病了之後去求他開個方子。開了方子之後，你當然不免要到藥店買藥。做藥房生意的人，是最慈悲不過的，時常替病人想省錢的方法。例如魚肝油是補養的，而你新從鄉下來不會知道，或者就許到一位德醫先生處去領教，德醫給你試了體溫，仔細研究，曰：『可以吃魚肝油矣！』你除了買魚肝油之外，還要孝敬德醫幾塊。賣藥的人，看了這種情形，心中大是不忍，覺得病人藥是要買的，而醫則大可不必去看。於是他們便藉重所謂報紙者，登他一段廣告，告訴你什麼什麼丸包治百病，什麼什麼機百病包治，什麼什麼膏能讓你不生毛的地方

生毛，什麼什麼水能讓你長毛的地方不長毛，只要你留心看報，按圖索驥，任憑你生什勝希奇古怪的病，報上就有什麼希奇古怪的藥。你買一回藥，若不見效，那是因爲藥性溫和了一點，再買點試試看，總有你不幸而占勿藥的一天。住在上海的人可別生病。不是爲別的，是因爲上海的醫生太多，并且個個都好，有新從德國得博士的趙醫士，有久留東洋的錢醫士，有在某某學校卒業幾乎和到過德國一樣的孫醫士，還有那諸醫束手我能醫的李醫士，良醫遍天下，你將何去何從呢？假如你不肯有所偏倚，你只得在這無數良醫的門前猶豫徘徊逡巡，就在猶豫徘徊之間，你的病也許就發生變動了。

所以，我的主張是：（一）最好不是人，（二）次好是人而不生

病，(三)再次好是不在上海生病，(四)再次好是在上海生病而不吃藥，(五)再次好是在上海生病吃藥而不就醫，(六)再次好只有希望在下世，我的上面這六個主意，能倒按着次序完全做到！

花錢與受氣

一個人就不應該有錢，有了錢就不應該花；如其你既有錢，而又要花，那麼你就要受氣。這是天演公理，不足爲奇。

從前我沒出息的時候，喜歡自己上街買東西。這已經很是不知自量了，還要檢門面大一點的店鋪去買東西。鋪戶的門面一大，窗戶上的玻璃也大，鋪子裏面服務的先生們的脾氣，也跟着就大。我走進這種店鋪裏面，看看什麼都是大的，心裏便覺戰慄，好像自己顯得十分渺小了。處在這種環境壓迫之下，往往忘了自己是買什麼東西來的。後來臉皮居然練厚了一點，到大商店裏去我居然還能站得穩，雖然心

裏面有時還不能不跳。但是叫我向櫃臺裏的先生張口買東西，仍然誠惶誠恐。第一，我總覺得我要買的東西太少，恐怕不足以上濁清聽，本想買二兩瓜子，時常就臨機應變，看看櫃臺裏先生的臉色不對，馬上就改作半斤，緊張的局勢賴此可以稍微緩和一點。東西的好壞，是否合意，我從來不挑剔，因為我是來求人賞點東西，怎敢挑三揆四的招人討厭！假如店裏的先生忙，我等一些是不妨事的，今天買不到，明天再來，橫豎店舖一時關閉不了。假如爲忙着買東西把店夥累壞了呢，人家也是爹娘養的，怎肯與我干休？所以我到大商店去買東西，因爲我措詞失體禮貌欠周以致使商店夥計生點氣，那是有的，大的亂子可沒有鬧過。

後來我的腦經成熟了一些，思想也聰明了一些，有時候便到小鋪子去買東西，然而也不容易。小店鋪的夥計倒是肯謙恭下士，我們站在他們面前，有時也敢於抬起頭來。可是他們喜歡跟你從容論價。『臉皮欠厚』的人時常就在他們的一陣笑聲裏嚇得跑了。我要買一張桌子，並且在說話的聲音裏表示出誠懇的意思，他說要五十塊錢，我不敢回半句話，不成，非還價不能走出來。我仗着胆子說給十塊錢，好，你聽罷，他嘴裏念念有辭，他鼻裏哼哼有聲，你再瞧他那付尊容，滿臉會罩着一層黑霧，這全是我那十塊錢招出來的。假如我的氣血足，一時能敵得住，只消邁出大門一步，他會把你請回去，說：『賣給你嘍！』於是乎，你的錢也花了，氣也受了，而桌子也買了。

此外如車站郵局銀行等等公眾的地方，也正是我們年青人練習涵養的地方。你看那鐵檻杆裏的那一張臉，你要是抱着小孩子，最好離遠一些，留神嚇壞了孩子。我每次走到鐵檻窗口，雖然總是送錢去，總覺得我好像是向他們要借債似的。每一次做完交易，鐵檻裏面的臉是灰的，鐵檻外面的臉是紅的！鐵檻外面的唾沫往裏面濺，鐵檻裏面的冷氣往外面噴！

受氣不必花錢，花錢則一定要受氣。

蚊子與蒼蠅

我家裏人口衆多。除了我和我的太太，還有一個娘姨以外，有幾千百頭的蒼蠅，有幾千百頭的蚊子。蒼蠅蚊子和我們很親近，蒼蠅和我們親近的時候在早晨，蚊子和我們親近的時候在夜裏。所以我們可以很從容的和他們周旋。一縷陽光從窗子射到我的太太的臉上，隨後就有一隻蒼蠅不遠千里而來，繞床三匝，不曉得在何處棲止才好，我蜷臥床頭，靜以待變。只見這隻蒼蠅飛去飛來。嗡嗡有聲，不偏不倚的正正落在我的太太的鼻尖上。太太的上嘴唇翕動了一下，我揣測她的意思，大概是表示她的鼻尖是有感覺的。那隻蒼蠅也有本領，真禁

得起震動，抖抖翅膀，仍然高踞在鼻尖上。假使蒼蠅能老老實實在鼻尖上佔一席之地，我的太太夙來是很有度量的，未曾不可以和他相安無事。無奈那隻蒼蠅，動手動脚的東搔西撓。太太着實不耐煩，只能伸出手來，加以驅除。太太的鼻尖，像有吸力一般，蒼蠅飛起來繞了幾個圈子，仍然歸到原處。如是者數次。假使蒼蠅肯換一個地方，太太或者也可以相當的容忍。她忍不住了，把頭鑽到被裏去。蒼蠅甚覺沒趣，搭趣着又來和我親近。

『**力**以類聚，一點也不錯。蒼蠅的合羣心恐怕要在我們中國人以上。記得小時候唱過一個「蒼蠅歌」，內中的警句是：『一個蒼蠅嚶嚶嚶，兩個蒼蠅嚶嚶嚶，一羣蒼蠅轟轟轟！』蒼蠅的音樂，的確是由清

悠以漸至於雄壯。當其嚶嚶的時候，我便從夢中醒來，側耳而聽，等到嚶嚶的時候，我便翻過身去，想在較遠的地方去聽，到了轟轟的時候，我便興奮得由床上跳起來了。音樂感人之深，不亦偉哉！

過了一天非人的生活了，到了夜晚想做一件人做的事，睡覺。但是，不忙睡，寶貝的蚊子來了。蚊子由來訪以至於興辭，雙方的工作不外下列幾種。(一)蚊子奏細樂，(二)我揮手致敬，(三)樂止，(四)休息片刻，(五)是我不當心，皮膚碰了蚊子的嘴，奇痛，(六)蚊子奏樂，(七)我揮手送客，(八)我癢，(九)我抓，(十)我還癢，(十一)我還抓，(十二)出血，(十三)我睡着了。睡着以後，雙方仍然工作，但稍簡單一些，前四段工作一概豁免。清晨醒來，察視一夜工作的痕

跡，常常發現腿部作玉蜀黍狀，一粒一粒的凸起來。有時候面部略微改變一點形狀，例如嘴唇加厚，鼻梁增高。有時工作過度，面部一塊白一塊紅的，作豆沙粽子狀。據腦經靈敏的人說，若作一牀帳子，則蚊子與蒼蠅自然可以不作入幕之賓，有用的精神也可以不用在與蚊蠅親近了。但我已和太太商量就緒，在下月發薪以前，無論如何，我們仍然要保持大國民的態度，對蚊蠅決不排斥。

老憨看跳舞

聽說世界上有跳舞這麼一回事。我不但沒跳過，看還不曾看過。人家說我是老憨，我也不覺得十分冤枉。

有一天晚上八爺實在看不下去了。他說：『你看看跳舞去罷，你不敢去，我領你去。』

我同八爺二人浩浩蕩蕩的從北四川路往南走。我心裏又驚又喜，驚的是破題兒第一遭不知怎樣辦法，喜的是見見世面，也不枉到上海了一場。

行行重行行，到了一個不三不四的去處，招牌上寫着 Mascot

Cafe，據說這是一個帶跳舞的咖啡店。招牌上是洋字，我心裏就着慌。我望望八爺，八爺望望我。他說：『進去罷』。我說：『進去罷』！

『這道兒真黑！』

『可不是嗎，八爺，這道兒是真真黑！』

街上沒有一盞燈，天上沒有一顆星。

彎彎曲曲的走進去了。八爺想在我後面走，但是我也不想在他前面走。結果是，兩人併着肩走。然而我心裏還是慌。

走進一個酒排間，所謂Bar，有兩個白衣白裙的侍者向我微笑，作吃人狀。我心想，這大概是凶多吉少了。八爺不語，我只見他的牙齒咬緊了嘴唇，兩手握著拳頭。

又一轉灣，又一拐角，又向右數步，又尙左一轉，腰啣天啊！我已走到了那間擠滿了人的，堆滿了肉的跳舞廳。東是一塊肉，西也是一塊肉，這裏是一根擦粉的胳膊，那裏是一條擦粉的大腿！還有一張一張的血漬的似的嘴，一股一股醉薰死人的奇香奇臭。還有幸豬似的琴聲歌聲。我敬告不敬，我已昏了！

伸手摸了一下，八爺還在我的身旁，稍微放心一些，我定了一定神，舉目四望，迷迷糊糊的看出些人形了，似乎是全是外國人。并且男的都是洋兵。

我頓然覺察，只我們倆個是中國人。想到此地，打了一個冷戰，再舉目看時，只見有幾千百條視線全集中在我們倆個身上，覺得這些

視線刺得有點痛起來！

『我們走罷！』

『走罷！』

我們像被獵人追着似的走了出來，三步併兩步的走出街上。『這就叫跳舞嗎？』我喘着問。

八爺說：『那裏，我們去太早了，他們還沒跳舞呢！』我說：『够了。今天領教不少，真正的跳舞，等到我修養幾天以後再說罷。』我回家去了，作了一夜的惡夢，夢見的只是嘴，胳膊，大腿，等等。

雅人雅事

頂高頂白的一梁山牆，太沒有意思，太不雅觀，我們最好在上面題一首詩。在山青水秀的風景所在，題詩在壁上尤其是一件不可少的舉動。然而這一件雅事只能在我們雅人最多的中華民國舉行。謂余不信，請你環遊全球的風景所在，然後再回到我們中國來，較比較比看，什麼地方壁上題的詩多。

我說壁上題詩，是雅人雅事。第一題詩非要詩人不可，這一來我們中國人就佔便宜，隨便張三李四都可以做兩首詩。用心一點的，作出詩來有時平仄還可以調。上海街旁告地狀的朋友，那一位不是詩中

聖手？他們能够把衷腸積懷千言萬語，都編成七個字一句，七個字一句的，不多不少，整整齊齊，這就不容易。他們既能告地狀，便可以告牆狀。我們中國詩人之多，似乎也就不難於想像了。

第二，題詩要求其歷久不滅。於是在工具上不能不講求，我們中國的筆墨是再好不過。外國人裏也有一兩個平仄尙調的詩人，但是一管自來水筆何能在牆上題詩，詩興來時只得嘴裏哼哼兩聲了事，所以題壁的雅事不能不讓我們中國人獨步了。還有，題詩要題在高不可攀，深不可探的地方，才能歷久不滅。寺殿上的匾額，我們若能爬上去題上一首五言絕句，別人一定不易拂拭磨滅，說不定這首詩就許傳了。山谷間的亭崖，誰也不去損傷他，也是最妙的地方。所以題詩

要題得滿坑滿谷，愈奇特的地方愈妙。然而這攀高尋幽的舉動，又非雅人不辦。

壁上題詩的雅人，最要緊的是胆大。詩的好壞沒有大關係，只要能把牆壁上空白的地方補滿，便算功德。據說有一位刻薄的人，遊某名勝，看看牆上題詩甚多，皆不稱意，於是也援筆立題一絕曰：『放屁在高牆，如何牆不倒？細看那邊時，原來抵住了！』這位先生一定是缺乏鑑賞文學的力量，才做此怪論。題詩雅人，大可不必理他。

天性不近乎詩的人，想來也不少，但是中國的牆壁的空白還有不少，爲雅觀起見，非要塗滿不可的。很多讀書識字的人早就有鑒於此，所以往往不題詩而題尊姓大名，并紀來游之年月日。我們遊賞名

勝的時候，藉此可以知道時賢足跡所之，或者也可以增加這名勝地方的歷史價值，也未可知。所以壁上題名，間接着也是保存名勝的一點意思。

雅人雅事，不止一端，壁上題詩名，還是一件小事。

紀詩人西湖養病

有一位詩人，姑隱其姓氏，當今文壇知名之士也。前幾天飯後咳嗽，居然嘔出一口痰來，而痰裏隱隱約約的有類似血絲的附帶的東西，并且這種東西竟有七八條之多，詩人大恐，馬上做出一首詩來：

『這景象是多麼古怪多麼慘！』

這到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吟聲未罷，打了一個寒戰，攪鏡自照，臉色發白。於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友朋聞說，爭來問詢，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曷不食魚肝油乎？』『曷妨試試自來血乎？』有某君者，愛才心切，力勸赴

杭一游，以爲消遣，諄諄勸駕，聲淚俱下，詩人不得已，遂成行焉。

詩人到杭，寓湖濱旅館，詩興大發，飲食俱進。不數日，病有起色，吐痰漸成清一色，不復有紅色之點綴，然病體猶虛，每餐只能啖飯五六碗耳。

有一天，天氣清和，詩人搖擺而出，曰：『噢！我要到湖邊走走。』詩人蓬其首，垢其面，寬衣博帶，行動生風。俯仰之間，口占一首：

『啊！水這樣的綠，山這樣的青！』

這樣的一個詩人生這樣的病！』

似乎短一點。然而詩人倦了，額際有一股熱氣冉冉上昇，兩額汗珠徐

徐下流。詩人長太息曰：『我要買一把扇子。』

行行重行行，到了一家扇莊，櫃台上聚着許多大腹賈，選購執扇，叫囂不已。詩人曰：『此俗人也，不可與同羣』，不願而去。又到了一家，有赤背者一，立於肆首，詩人疾馳而過，憤甚。

最後，到了一家小扇莊。肆主乃一妙齡女郎也，詩人莞爾而笑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游目四視，樂不可支。忙裏偷閒，選購扇子一把，價絕昂，較普通之價加倍，而詩人購扇，固不在扇，更不在扇之價也。

翌日，挈友遊湖，至龍井，見有售司提克者，詩人曰：『此物甚雅，可入詩。』遂購一柄。又有售頑石者，詩人曰：『此物甚雅，可入詩。』遂購一柄。又有售頑石者，詩人曰：『此物甚雅，可入詩。』遂購一柄。又有售頑石者，詩人曰：『此物甚雅，可入詩。』遂購一柄。

入詩。『遂購一塊。於是一枝一石一詩人，日暮而返。

以手探囊，差澀殊甚。急搭四等車返滬，囊中尙餘大洋一角，銅幣十餘枚。詩人病已霍然愈矣。

好容易過了端午節

好容易過了端午節！我昨天一天以內，因為受了精神上壓迫，頭部和背部流出來的汗，聚在一起，恐怕要在一加倫以上。爲什麼要在端午節那天出這些汗呢？這就一言難盡了，容我分做許多言來說罷。

過端午節，吃粽子，喝雄黃酒，懸菖蒲，這些事都很足以令人樂觀，做起來也無須出汗，但是除此以外，還有一件極重大的事，先生小姐們，這件事在你們也許不大理會，但是在我就是一件性命交關的事，這件事便是還帳！柴，米，兩項大宗的帳，不能不還的。但是店舖也真太不原諒人，還帳只准用錢還，而我所缺乏的只是錢。

「清早，叩門聲甚急。我戰戰兢兢的開了門，只見一位著短衣的人，手裏拿着一個紙條，問我：『這裏是姓王嗎？』我登時面無人色，吞吞吐吐的從喉嚨深處哼出一聲：『是的！』我伸手把紙條接過來，心裏想着也不必看了，一定是來要錢的。我懶洋洋的走上樓，像是小孩子上學似的，一步一步的挨着走，心裏真有一點悲哀。前天到當舖裏當得五塊錢，這一筆帳還可以付，第二筆便無法付了。我把錢拿在手裏，低頭一看帳單，咦！那裏是一個帳單，上面分明寫着：『王兄：茲送上枇杷一筐，諸希晒納是幸。弟李思緣拜。』原來李先生送節禮來了。我笑了。」

「喂，你把那筐枇杷拿進來罷……這是給你的酒力錢……回去謝

謝李先生啊！……」

拜訪的為什麼人？

那個人笑嘻嘻的，我也笑嘻嘻的。那個人看了我一眼，我可是沒有敢望他。他走了。我也上了樓，把那五塊寶貝錢重新收起，把一顆枇杷塞進口內。

搭！搭！搭！又有人叫門了。我自己明白，這一回恐怕逃不過去。我怕嚇破了膽子，力求我的太太下樓去開門，她倒膽大，把門開了，只見擠進了半個戴綠帽穿綠衣的人。因為我的太太只開了半尺來寬的門縫，所以只擠進了半個人，還有半個在門外。『你有什麼事？』

那半個人說：『我來拜節。』

一角錢從我的太太的衣袋裏走了出去；那半個人從大門縫退了出

去。

平平安安的又過了半點鐘。忽的又有人叫門了！大門開處，只見又有半個戴綠帽穿綠衣的人擠了進來。他說他也是來拜節的。我心裏猜想，一定是方才沒有擠進來的那半個人。經我嚴重質問之後，才知道他是送快信的，與方才來的那半個人不是一回事。於是乎我又付了一角錢的拜節帳。

我的太太曰：『討帳的雖尚未來，而拜節者則紛至不已，嗚呼，此地豈可久居？』

我曰：『然則走乎？』

我們走了。走到一個頂遠的地方，走出了許多的時候，天黑了，

我們回來，娘姨表示熱烈的歡迎，她說：『啊嗚嗚！柴店和米店的夥計自從你們走後就來了，守候了一天，餓不過才走的……』

我就這樣的戰勝了端午節。

吃相

我是學生出身，十幾年間同桌吃飯的不知凡幾，可說是閱人多矣！現在談談吃相中之最傑出的人才之最拿手的好戲。

(一)中學時代

這時候大家的身體都在發達的時候，所以在吃的時候，不注重『相』，而注重在『吃得多』，并且『吃得好』。學校的飯食，只有一樣好處——管飽。講到菜數的味道，大約比餵豬的東西勝過一點。四個碗四個碟子，八個人吃。照規矩要等人齊了才能正式用武。所以快到吃飯的時候，食堂門口擠得水泄不通，一股菜香從窗口蕩漾出來，人人

涎流萬丈，說句時髦話，空氣是非常的緊張。鐘點一到，食堂門開，大隊人馬，浩浩蕩蕩，長驅直入，唯恐或後。八個人到齊，說時遲，那時快，雙手并用，匙箸齊舉。用筷的方法，是先用『騎馬式』，兩箸直用，後來碗底漸漸發白，便改用『抬轎式』，用兩箸橫掃。稍微帶幾根肉毛的菜，無一倖免。再後來，天下事大定矣的時候，大家改換工具，棄箸而用匙焉！最後，大家已有九分飽，碗裏留些賸水殘羹，這時節便有年長一點德高一點的人，從容不迫的從頭上拔下一根輕易不肯拔的毛來，放在碗裏。照例碗裏有毛，廚房要受罰的，所以廚房情願私了，另賠一滿碗菜。結果是大家一人添一碗飯。有時廚役也曉得個中情形，所以在學生裝模作樣喊叫『有毛！』的時候，便說：『這

大概是狗毛罷？」學生面面相覷。

(二)大學時代

年紀大了，學業進了，吃相也跟着改良。這時代吃起來講究不動聲色，而收更大之實惠。所以大家公同研究，發明了四個字的訣竅，曰：狠，准，穩，忍。遇見好吃的菜，講究當人不讓，引爲己任，旁若無人，是之謂狠。一碗的肉，塊頭有大有小有厚有薄有肥有瘦，要不假翻動而看得準確，何者最佳，何者次之。是之謂准。既已狠心，而又眼快，第三步工作在用筷子夾的時候要夾得穩，否則半途落下，費時耗力，有碍吃相。是之謂穩。最後食既到嘴，便不論其是否堅硬熱燙，須於最短時間之內通通嚥下。是之謂忍。言忍痛忍燙也。吃相

到這個地步，可以說是沒有挑剔了。

是熱了！

我疑心我是得了什麼病，身體裏面的水分不從平常的途徑發洩，而在週身皮膚的孔裏不住的分泌。并且我不知是因為什麼不喜歡在太陽光下走路，而喜歡在蔭涼的地方坐着。我的家人告訴我，這是因為天熱的緣故。後來我看見我家養的那條大黃狗，伸出半尺來長的紅舌頭，呼呼的喘，我這纔有一點疑心，大概是熱了。

但是真理就怕研究。一研究，真理就出來。我嘗細心研究矣，知道現今天氣熱，確是真的。并且證據很多，除了黃狗伸舌以外，還有許多旁的證明。

有一天我在晚上去看朋友，方要踏進弄堂口，似乎覺得鞋底與一塊肉質的東西接觸了。我當時心想，在這種時候在這種地方，除了野狗以外，或者沒有別的肉質的東西。然而我竟錯了。那一塊肉忽然發出一種聲音，我敢起誓，決不是犬吠，並且我聽上去有點耳熟。細一辨察，啊嚨！真罪過，這塊肉原來是和你和我一樣的一個活人。既是活人，為什麼鋪塊涼蓆，睡在弄堂口呢？這很簡單，是熱了！

我走到朋友家門口，敲了幾下門，從門縫裏漏出一聲隱隱約約的『哈人』？緊接着又是好幾顆子的嚴厲的質問。我趕緊聲明，一不是搶匪，二不是討債，三不是收捐，那扇門才呀的一聲開了半扇，我斜着肚子擠進去了。談話不久，忽然間聽見百代公司有人大聲宣布，『約

請什麼什麼老板唱賣馬的二段！」我知道我這位朋友是不開樂理的，爲什麼忽然發奮？再說這聲音之大，迴非凡響，芳隣似乎也決不致於把留聲機搬到他家裏來唱。我的朋友說：「李先生府上又放焰口了！」我知道所謂放焰口者，大概就是留聲機裏的「賣馬」。我說：「聲音爲何這樣大？」

他說：「在曬台上唱呢，這焰口真不小，前後左右二三十家的鄰居全都算是預約了死後的超度。」

我問：「爲什麼在曬台上唱？」

他說：「是熱了！」

隨後又聽到清脆可聽的洗牌聲，就好像是他們正在改葬祖墳，收

拾殘碎骨頭的聲音。

我的朋友說：『曬台上又打起牌來了！』

我說：『是熱了！』

我談完了話，馬上與辭，我的朋友送我到門口，我仔細的用慧眼觀察，發現我的朋友并未穿起長衫，送客（尤其是在禮教之邦送客）爲什麼不穿長衫？我想：『是熱了！』

有以上這些證據，我暫時相信，大概是熱了。

戒烟

戒烟的念頭，起過好幾次。第一次想戒烟，是在西歷一千九百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五點多鐘，那時候衣袋裏只剩兩隻角子，一塊麵包要一角三分，實際上我只有七分錢的盈餘。要買整盒的香烟，無論什麼牌子的，都很爲難。當時我便下了一個絕大的決心，在我的寢室裏行宣誓禮，拿出烟盒裏最後一枝香烟，折爲兩段，誓曰：『電燈在上，地板在下，我如再開烟禁，有如此烟！』

當晚口裏便覺得油膩膩的難過，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第二次清早起來，摸摸衣袋，還是那兩隻角子，不見多也不見少。我便打開

衣廚，把我的幾套破衣裳爛褲子搗翻出來，每一個口袋裏伸手摸一次，探囊取物，居然湊集起來，摸出了兩塊多錢。可見我平常積蓄有素，此刻便可措置裕如。這兩塊多錢怎樣用呢？除了吃一頓飽飯以外，我還買了一盒三角錢十枝的『莎樂美』。（記者注，「莎樂美」是一種靡香薰過的香烟名。）我便算是把烟禁開了。開禁的理由是：昨晚之戒烟，是因受經濟的壓迫，不是本願，當然可以原諒。」於是乎第一次戒烟失敗。

一年過去了。屋角堆着的空烟盒子，堆到了三四尺高。一天清早，忽然發願清理，統計之下，這一堆烟盒代表我已吸的烟約有一百三四十元之譜。未免心裏有點感慨，想起往常用錢，真好像是一塊錢

一塊錢的掛在脇骨上似的，輕易不肯忍痛摘用。如今吸烟就費如許金錢，真對不起將來的子孫。於是又下決心，實行戒烟，每月積下十元，作爲儲蓄。這戒烟的時期延長到半個多月。有一天，坐火車，車裏面除了幾位女太太幾個小孩子一隻小吧兒狗以外，幾乎個個不抽烟，由雪茄以至關東，烟氣冲天。這時候，我若不吸烟，可有什麼旁的辦法？凡事有經有權，我於是乎從權，開禁吸烟。我又於是乎一吸而不可復禁，飯後若不吸烟，喉嚨裏就好像有一隻小手亂抓似的。沒法子，第二次戒烟又失敗了。

男大當娶，女大當嫁，我僥倖已經到了『大』的時期，而并且也居然娶了。閨房之內，約法二章，一不吸烟二不飲酒。閨令森嚴，無從

反抗。於是我又決計戒烟。但是怎樣對朋友說呢？這是一個問題。

『老王，你還吸烟否？』

我說：『戒烟了。』

『爲什麼又戒了？』

我說：『這兩天喉嚨痛。』

過幾天我到朋友家去，棹上香烟火柴都是現成的，我便順手吸一枝。久之，朋友都看出我在外面吸烟，在家就戒烟，議論紛紛。紙裏包不住火，我索性宣布了。我當衆聲明，我現在已然娶了太太，因爲要維持應享的娶後的利益起見，決計戒烟，但是爲保持我娶前的既得權起見，決計不立刻完全戒烟。枕上會議，議決：實行戒烟，但分兩

個步驟，第一步是從不買烟入手，第二步才是不烟吸。我如今已經娶了三年，還在第一期戒烟狀態之中。若有人把烟送上門來，我當然却之不恭，受之却也無愧。若叫我自己出錢買烟，則戒烟條例具在，碍難實行。所以現在我家裏，爲款待來賓起見，謹備火柴，紙烟則由來賓自備了。我這一次戒烟，第一步總算成功了。但是吸烟的朋友們，鑒於我目前的成功，和往昔的失敗，都希望我快開烟禁！

小聲些！

我覺得我們中國人的喉嚨之大，在全世界，可稱首屈一指。無論是開會發言，客座談話，商店交易，或其他公眾的地方，說話的聲音時常是尖而且銳，聲量是洪而且寬，耳膜脆弱一點的人，往往覺得支持不住。我們的華僑在外國，談起話來，時常被外國人稱做『吵鬧的勾當』(Noisy business)，我以為是良有以也。

在你好夢正濃的時候，府上後門便發一聲長吼，接着便是竹帚和木桶的聲音。那一聲長吼是從人喉嚨裏發出來的，然而這喉嚨就不小，在外國就是做一個競爭選舉時的演說員，也綽綽有餘。

挑着擔子的小販，走進弄堂，扯開顫字連叫帶唱的喊一頓，我時常想像着他的面紅筋突的樣子。假如弄裏有出天花的老太太，經他這一喊，就許一驚而絕。

坐在影戲院裏，似乎大家都可以免開尊口了，然而也不盡然，你背後就許有兩位太太嘖嘖咕咕的談論影片裏的悲歡離合，你越不愛聽，她的聲音越高。在火車裏，在輪船裏，聽聽那滔滔不斷的談話的聲音，真足以令人後悔生了兩隻耳朵。

喉嚨稍微大一點，不算醜事。且正可以表示我們的一點國民性，——豪爽，直率，堂皇。不過有時爲耳部衛生起見，希望這一點國民性不必十分表現出來。朋友們。小聲些！

時間觀念

凡是大國的國民，做起事來，總要帶些雍容閑適的態度，尤其是我們中國人，據說已經有了好幾千年的歷史，所以對於時間觀念，必一定要怎樣十分的準確。

張先生今天晚上六點請你吃飯，他的意思是說，你八點再去，并不算遲。頭腦稍微簡單一些的，就許誤會，誤會張先生所謂六點即是六點。你也許自己估量着壽命有限，把時間看得認真一點，但是你不可不替別人打算，張先生也許還有兩圈麻雀沒有打完，李大人也許是正在衙門抽煙，王小姐也許還沒倒乾那瓶香水。你糊裏糊塗的准時報

到，那叫做熱心過度。

自己把時間觀念看得認真，這是傻瓜；希望別人心裏也存有時
觀念，那是雙料傻瓜。所以向店舖購東西，你總不可希望限期交貨，
至少要預料出幾樁意外的事，例如店舖老板忽然氣絕，或是店夥突然
中風，諸如此類的意外，都足以使他拖期。而這種意外的事，你一定
要放在意中。

無論什麼事，都要慢慢的做。與人要約，延誤一小時兩小時，一
天兩天，都是小意思。我們五千來年的歷史就是這樣過來的！

吃

據說飲食男女是人之大欲，所以我們既生而爲人，也就不能免俗。然而講究起吃來，這其中有藝術，又有科學，要天才，還要經驗，盡畢生之力恐怕未必能窮其奧妙。聽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院，（就是杜威克伯屈的講學之所），就有好幾門專研究吃的學科。甚矣哉，吃之難也！

我們中國人講究吃，是世界第一。此非一人之言也，天下人之言也。隨便那位廚師，手藝都不在杜威克伯屈的高足之下。然而一般中國人之最善於吃者，莫過於北京的破旗人。從前旗人，坐享錢糧，整

天開着，便在吃上用功，現在旗人雖多中落，而吃風尚未盡泯。四個銅板的肉，兩個銅板的油，在這小小的範圍之內，他能設法調度，吃出一個道理來。富庶的人，更不必說了。

單講究吃得精，不算本事。我們中國人外帶着肚量大。一棹酒席，可以連上一二十道菜，甜的，鹹的，酸的，辣的，吃在肚裏，五味調和。飽餐之後，一個個的吃得頭部發沉，步履維艱。不吃到這個程度，便算是沒有吃飽。

荀子曰：「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可謂惡少者也」。我們中國人，迹近惡少者恐怕就不在少數。

看相

聽說一個人的尊容，和他的一生休戚有很密切的關係。例如耳目口鼻，方向若是稍微挪動一點，就許在一生的過去或未來，發生很大的變動。所以你別瞧那一班滿肚子海參魚翅，坐着汽車兜圈子的人，他們必是有點來歷，說不定是因爲那一根骨頭長得得法。窮困潦倒的人，少去看相，你若是遇到什麼張鐵嘴李鐵腮的，他三言兩語的把你的尊容褒貶一頓，你就許對不住你生身的父母。

然而看相的人，名叫鐵嘴的還是不夠多。你明明是一個不能壽終正寢的地痞流氓，他會恭維你，說你將走紅運，在武漢可以發一注橫

財。你明明是一個乳臭未退的小孩子，他會奉承你，說你是羣衆革命的領袖，可以東做委員，西做委員。你明明是一位小姐，他會說你是明星。你明明是一位誠實人，他會說你必定是在上海生長大的。你雖然不相信你的尊容會這樣的好法，但是你聽在耳裏舒服。人人喜歡耳裏舒服，於是乎看相的人便遍地皆是。

現在研究相術的人比從前進步，只消看看他們的廣告，也講究掛起『留學』的招牌。更有所謂洋相士，什麼手相家海倫巴勃，一齊到上海來了。其實這也難怪。我覺得我們中國人的尊容，近年來變得很厲害，恐怕幾年後，一定要至少留學過的相術家，才能看懂我們中國人的臉。

忙甚麼？

在文明的城市裏，你若是能從馬路這邊平平安安的跨到馬路那邊，在中間不發生命案，你至少可以說是有一技之長了。因為稍微渾厚一點的人，在車龍馬水的街道上，東張西望，不是車碰了你，就是你碰了車。車碰了你，那還好辦，即是碰死了也只是照例罰車夫幾個錢；若是你碰了車，這一筆損失你就許賠一輩子也賠不清。所以在下初來上海時，看見汽車之多，就深深的感到一種鄉下人之悲哀，雖然我很明白上海還不是最文明的城市。

從汽車夫的眼睛看來，在街道上行走的芸芸衆生是很有碍交通

的。汽車夫所以要快駛的原故，也不難索解，因為有時候坐在車箱裏的不完全是我們中國人，更有時簡直不是我們中國人。所以汽車疾駛是由於必要，而這種必要是在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以前永遠存在的。現在若有汽車和行人衝撞，我不怪汽車開的太快，我只怪行人躲得太慢。

聽說在很文明的紐約城，警察常張貼布告，警告開汽車的人說『忙甚麼？你只是想趕到你自己的殯前去！』上海的警察應該換個口脛說：『忙甚麼？你只是想送別人的殯！』

小報

上海小報之多，已經使得很多的先生們感而且嘆了。我常覺得看小報就和娶姨太太差不多，不娶最好，娶了也怪有趣的，即是多娶幾個也無關宏旨。我們平常看大報，像是和太太談天，她老是板着臉，不是告訴你家裏錢不夠用，就是告訴你家裏弟兄吵架，使你聽得膩而且煩。偏是翻開小報看看，她會嬉皮笑臉的逗着你玩。

姨太太逗着你玩，使你笑融融的開心，我羨慕你；姨太太舉止稍微不規矩一些，出言稍微欠莊重一點，我原諒她。但是一位姨太太若像現今上海的一般小報似的，開口『曲線美』，閉口『青筋美』，千方百

計的引誘你到她身上去消遣，不消幾天能使你神志萎靡肌骨消瘦，對於這樣的姨太太，我便時常露出一種不很恭敬的態度。

天下可供消遣的事物，不止一端；但是真正能使雅俗共賞，并且使凡是動物都能發生興趣，這種的消遣法也就不多。上海的一般小報，大部分從事於『性』的運動，把『曲線美』『青筋美』掛在嘴邊上，戴在頭頂上，在青天白日之下向青年男女的眼前搖幌，我認爲這種行爲非深通獸性心裏者不辦。

『上海小報太多了！』大家都這樣嚷嚷。我覺得上海小報之病，不在多，而在於其太專門。

剪髮

女子剪髮，小事一端，與國家大計不生影響，與社會道德更無關係。但是近來剪髮問題，甚囂塵上，有褚玉璞那樣糊裏糊塗的禁止，於是就有上海人士這樣如醉如狂的提倡。

女子剪髮之風，在美國聽說很盛，不剪髮的女子簡直是鳳毛麟角。在最熱狂的那幾年，剪髮就像是傳染病似的，今天瑪麗剪髮了，明天海倫剪髮了，後天瑪麗的母親剪髮，大後天海倫的祖母也剪髮了！最時髦的樣式就是光溜溜的往後一梳，在美國叫做『Boysie Bob』在我們中國叫做……不講了，不甚雅聽。

據剪過髮的人說，剪去之後，實在方便，省了梳頭麻煩。但是你要天天擦司丹康，過幾天還要到大馬路『Reord』梳裝店去坐坐，那麼，所方便者也就很有限了。

講到美觀一節，與剪髮一事，很少關係，因為那是先天的事，在後天很難補救的。不過有一點，我倒相信，剪髮後顯着年紀青了些，雖然年近三十，依然可以天真爛漫的活着。但是，等到你年逾半百兒孫繞膝的時候，你想做出一點老成的樣子，那就爲難了！

讓座

男女向例是不平等的，電車裏只有男子讓女子座，而沒有女子讓男子座的事。但是這一句話，語病也就不小。聽說在日本帝國，有時候女子就讓座給男子；在我們這個上海，有很多的時候男子並不讓座給女子，這不但是聽說，我并且曾經目覩了。

據說讓座一舉，創自歐西，我曾潛心考察，恐係不誣。因為電車上讓座的先生們，從舉止言談方面觀察，似乎都是出洋遊歷過的，至少也是有一點『未出先洋』的光景。所以電車上讓座，乃歐風東漸以後的一點現象。又據說，讓座之風在歐西現已不甚時髦，而在我們上海

反倒時行，蓋亦『禮失而求諸野』乎？

一個年逾半百而其外表又介乎老媽子與太太之間的女人，和一個豈蔻年華而其裝束又介乎電影明星與大家閨秀的女人，這在男子的眼裏，是有分別的。對於前者，大半是不讓座，即使是讓，也只限於讓座，在心靈上不起變化。

我們若把讓座當做完全是禮貌，這便無謂；若把讓座當做心靈上的慰藉，這便無聊。最好是看看有無讓座的必要。譬如說，一位女郎上車了，她的小腿的粗細和你的肚子的粗細差不很多，你讓座做甚？叫她站一會兒好了。又一位女郎上車了，足部佔面積甚小，腰部佔空間甚多，左手拉着孩子，右手提着一瓶醬油，你還不趕快讓座？

悲觀

吳淞謝開元先生，因爲『現在上海欠帳又將近一百元了』，並且『在去年』就有『對於死的羨慕』，於是乎跳海了！這事已見前昨本報。欠帳是一件小事，而對於死能發生羨慕，并且從去年就羨慕起，這便有點非常。

還有一位范叔寒先生，在申報上登了這樣一段啓事：『自賦悼亡，精神受一大打擊，近感世事紛紜，尤覺悲觀，以故無論何事，概不聞問。』（見五月十日申報）這位范先生雖然尚未跳海，而他這個『無論何事，概不聞問』的態度，也就很可觀的了。

在下現在上海欠帳已經在百元以外，雖然從未賦過俸亡，精神上大受打擊可是不止一次，然而我總不敢就羨慕死，也不敢就說『無論何事概不聞問』的話。有幾樣事，非要我聞問不可。并且——（我又要并且了）我根本上就不悲觀。

世事紛紜，近亦感受之矣！而我終覺生逢盛世，趣味尙濃。譬如說，現在上海解嚴了，這便是天下從此要太平的意思，稍有心肝的人無不歡欣鼓舞，覺得在帝國主義者統治之下，居然還有嚴可解。這個嚴若是照這樣解下去，也許可以少好幾個人悲觀，多好幾個人聞問世事。於我們中國大局，也不無小補。悲觀何爲哉！

太隨便了

吾人衣裝服飾，本可絕對自由，誰也用不着管誰。但是我們至少總應希望，一個人穿上衣服戴了裝飾品之後，遠遠望過去仍然還是像人。然而這個希望，時常只是個希望。

若說妖裝異服，必是生於怎樣惡劣的心理，我倒也不信。大半還是由於『隨便』。而天下事有可『隨便』者，卽有不可『隨便』者。太隨便了，往往足以令人發生一種很不好說出來的感想。譬如說：壓頭髮的網子，戴與不戴均無關宏旨，但是要戴起來在馬路上行走，并且居然上頭等電車，而並且竟能面無愧色，我便自嘆弗如遠甚了。再譬如

說：襪子上繫條吊帶，也是人情之常，但是要把吊帶繫在褲腳管外面，並且在天未甚黑的時候走到有人迹的地方，我便又自嘆弗如遠甚了。

最愛隨便的人，我勸他穿洋裝。紳士的洋裝，流氓式的洋裝，運動時的洋裝，宴會時的洋裝，打『高爾夫』時的洋裝，……在我們中國人看來是沒有大分別的，只要是洋人穿過的那種衣服就叫洋裝，而加在我的身上當然仍是洋裝。即便穿的稍微差池一點，譬如在作紳士的時候誤穿了一身流氓洋裝，或在宴會時忘記換掉短褲，我們都不能挑剔，因為他雖然外面穿着洋裝，骨子裏似乎還是中國人，既是中國人，則無妨隨便一點矣！

擠

我最怕到公衆的地方去，因為我怕擠。買火車票的時候，你就是不想擠，別人能把你擠進去，能把你擠得兩腳離地一尺多高。買郵票的時候，會有十幾隻胳膊從你的頭上肩上嘴巴下腋下伸過來。你下電車的時候，會常有楞頭楞腦的人逆水行舟似的往裏撞，撞了你的鼻尖他還怪你碍他的事。總之，有人的地方就要擠。擠是個人的自由，神聖不可侵犯的；被擠是中國國民的義務，不可倖免的。並且要擠大家擠，擠是一種民衆運動，沒有貴賤老幼之別。至於沒有力量擠的人，根本就是老朽分子，不配生在革命的時代。

據過過帝國主義的國邦的人說，帝國主義者却不愛擠，他們買車票的時候，或其他人多雜亂的地方，往往自動的排成一長列，先來者居首，後來者殿後，按序遞進，魚貫而行。他們的這種辦法，還是沒有我們的好，我們中國的辦法有多麼熱鬧，何等的率真！如其我們要學他們的辦法，也要從下一代學起，我們這輩的中年人，骨頭都長成了，要改也改不了！

司丹康

有一天我去理髮，在將要理完的時候，理髮匠向我說：『阿要司丹康？』

我從鼻孔裏發出一種懷疑的聲音來。

他還是說：『阿要司丹康？』

我沒奈何，冒險點了一下頭。他從很遠的一張檯子上取來一罐 Stacomb，沒頭沒腦的在我的頭髮上亂抹了一陣。

我出來和朋友說，朋友笑我沒見過世面。他們說某某國貨店早就出售，某某要人在演說對英美經濟絕交時頭上擦的就是司丹康，某某

小姐也是用這個……。我孤陋寡聞，望塵莫及了。然而我有感慨焉。

中國人用外國貨，不稀奇；用外國貨而給他一個中國譯名，說的時候還十分順口，這就有些奇了。當理髮匠說『司丹康』三字時，他萬沒想到這三個字有解釋的必要，更沒想到年青青的一個人會不知道司丹康爲何物。

司丹康是美國貨，用用曷妨？『美國貨用用曷妨』的哲學成立之後，於是美國橘子，美國蘋果，美國冰激凌，美國的什麼克爾伯屈克……一齊都用用曷妨。司丹康是否比廣生行的油黏，美國橘子是否比福州橘子甜，美國冰激凌是否比上海冰激凌涼，……你不必管，你只管買美國貨就是。因爲凡是美國貨就是好的！

麻雀

聽說美國鬧過一陣子「麻雀狂」，三教九流以及似是而非的人，沒有不打麻雀的，有幾位留而不學的留學生，還因着傳授麻雀術，居然致富了呢。曾幾何時，麻雀之風，已成過去，這就可見美國人做事，沒有我們中國人這樣的有恆心，我們的一副麻雀牌，自從曾祖高祖的時候打起，到現在那般曾孫玄孫就許還沒有打完。中國之有悠遠的歷史，豈偶然哉！

有人說：時間即是金錢，不可虛擲在打牌上面。對於這種非議，有兩種解釋：上流的解釋就是，我們大國的國民，自是雍容閒適，不

把金錢放在心上；下流的解釋就是，我們打牌，正是爲錢，或輸或贏，總不會脫離錢的範圍。由此觀之，打麻雀是無可非議的了。好，再來八圈！

一個五官四肢頭腦胸臆大致齊全的人，若不幸而沒有兼受喜打麻雀的遺德，我們也無須十分的婉惜了。因爲他還可以把時間用在旁的事業上去。一般的人我倒希望他們打一輩子的牌，雖無大益，亦無大害。設若麻雀制度，一旦廢除，我們中國將憑空添出成千成萬的無業游民。如何使得？

陰歷

我們中華民國有兩種歷法，一是陽歷，一是陰歷。這陰歷雖然不能當做正式的日歷用，然而革了好幾次命總是革不掉牠。陽歷新年，不管你怎樣的懸燈結綵，不相干，大家不起勁。非要到了陰歷年，大家才一個一個的樂觀起來。習慣之於人，真可說是甚矣哉了！

腦經稍微簡單一些的人，徘徊於陰陽二歷之間，時常鬧出大事來，譬如說：今天是陽歷二十一，陰歷二十二。假如我曾訂在二十一晚上請客，而客人誤以為我說的是陰歷，在昨晚就去赴宴，這豈不是笑話？假如朋友訂在二十二晚上請我，而我誤以為陽歷，等到明天纔

去，這在我一方面的損失，豈不甚大？

房東沒有不贊成陰歷的，房客沒有不贊成陽歷的。因為照陰歷算，過幾年過出一個閏月，房東可以多收一月的房錢。所以就資本家觀察，陰歷也實在有陰歷的好處。苦的是我們房客。還有一層，假如陰歷一旦廢除，我們從何處去尋黃道吉日，更從何處去查攷今天是否宜沐浴，宜出行，宜動土，宜婚喪？

大學教授

有許多人，把所有的大學教授都看得很重，以爲他們在品行上都是很清高的，在學問上更不消說。只要認清「博士」與「碩士」的招牌，便不致誤。其實這是誤會。由這種誤會還許產生出許多失望和悲劇。

大學教授是一種職業，比較得還算是賺錢的職業。要說幹這種生意，也不容易。從小的時候，父母就要下本錢，由買石板粉筆以至於出洋旅費，縱然不致傾家蕩產，也要元氣大傷。學成之後，應該不難於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設若遭逢非時，淪爲大學教授，總算是屈尊俯就，很委曲了。

一般的人若是生來沒有什麼大毛病，誰願意坐冷板凳？但是『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而天下之英才往往不在一個學校，所以身爲大學教授者，也就往往身兼數校教授，多多益善，這完全是熱心服務，薪金多寡，倒是一件小事。以現代人的眼光論，誰要是一輩子做大學教授，誰就是沒出息！他們以爲大學教授本是昇官發財的路上的駐足之所。所以肯長進的人，等到有官可作，有財可發的時候，區區教授，便視如敝屣了。

若有思想迂腐的人說：『先生，你這不是誤人子弟嗎？』他將回答說：『是的，是的，不過當初人家也是照樣誤我來的，否則我也不來做教授了！』

打架

我們江浙的下等社會的人，打架有一定的方式的。譬如說：張三得罪了李四，在兩人不在一處的時候，張三可以起誓要殺李四，李四也可以賭咒要殺張三。等到兩人遇到，也不見得鬧出什麼命案來。頂多打一架。

打架就要有打架的方式。兩方先怒目相視，然後口出穢言雙方由妹妹罵起，罵到外祖母為止，聲音越來越高，小臉越來越紅，最後，雙方同時捲袖口，同時摘眼鏡，同時向後退，距離愈來愈遠。這時節，和解的人應運而生。勸架的人越熱心，打架的人越兇猛，結果是

雙方距離太遠，無結果而散。

聽說在夷狄之邦，打起架來是沒有人勸的，總要你死我活，見個高低。由這一端看來，也就可見我們中國人的確是文明多了，雖在打架的時候，也以人命爲重，決不輕易流血。所以善於打架的人，總是按着我上面所說的方式，比較危險少些。至於一言既出，拳頭隨之，鬧到頭破血出，在聰明人眼裏看來那是笨伯！

吐痰問題

假使一個人的肺部裏，生了一塊痰，我想我們只有三個方法去處置牠：第一是把牠吐出來；第二是把牠由肺管裏咳出到嘴裏，然後再從食管裏嚥下去；第三是讓牠永遠存在肺裏。第一條方法最近人情。第二條方法聽着有點惡心，然而有一種人，大模大樣的把痰咳在嘴裏，四面一看，地氈鋪得厚厚的，不見痰孟的踪跡，衣袋裏又照例不備手絹，只好採取這條辦法。第三條辦法很少人用，除非在垂死的時候。

如其要吐痰，這便有問題。在文明的社會裏，自由是絕對沒有

的。我嘗在公衆的地方看見一位雅愛自由的先生，呼的一聲痰由肺裏躍出，哇的一聲，含在口裏，啐的一聲，吐出來了，拍的一聲落到地板上。四周圍的人全都兩眼望着他，甚或把白眼珠翻轉出來，作怕人狀！

有人說吐痰和吸煙一樣，是有癮的。有痰偏偏不吐，久之亦可斷癮。據我看：斷癮倒大可不必，不過在吐的時候，不妨稍微思索一下，吐到可以吐的那種地方去。

感情的動物

也不知是誰，說過一句什麼：『人是感情的動物』。說人是動物，我倒不惱，因為人的確是近乎動物的一類，無論他的血是涼的還是熱的，在動物的範圍以內人人總有他應得的位置。不過把人當做『感情的動物』，便時常足以發生一種影響，其結果足以使人露出人的本來面目來。

人的本來面目，不大好看。假如今有四五個人於此，把衣服剝去，把體面禮法慣例通通破除，然後再有人把一塊帶肉的骨頭拋到他們中間，你看罷，是一齣全武行！再譬如，一個人渾身都是感情，你

不觸動他倒也罷了，你萬一誤碰了一根毫髮，他能瘋了似的回過頭來給你一口。『人是感情的動物』，這句話，沒有說錯。

可是我們總不能不希望人能從『感情的動物』進化到『理性的動物』，由感情從事進化到訴諸理性。有人告訴我說：『你不覺得嗎？我們是正在進化着呢。』

鉛角子與新角子

我們中國的幣制，聽說是很複雜的。即以上海一隅而論，市上流行的錢幣至少有六種之多：（一）紙幣，（二）銀圓，（三）銀角子，（四）新角子，（五）鉛角子，（六）銅板。新角子與鉛角子，都是很神秘的東西，不知究竟價值幾許，但是在我們的幣制裏佔一很重要的位置。紙幣與銀圓，有時也有不大地道的：最可靠最有信用的要算銅板了。你付銅板給電車賣票人，他決不一個一個的敲出聲音來聽聽，這就可見銅板在社會上之信用卓著了。

從鄉下來的朋友，他們的腦經不像上海人這樣發達，所以他們常

常的吸收新角子，和鉛角子。等到要用掉的時候，他們才有機會覺悟到上海的角度有許多不同的種類。但是鄉下來的朋友，你們不必着急，還有比你們後來的鄉下朋友，包管你有機會可以不折不扣的用掉。原來市面上就有這樣多的鉛角子和新角子，來無踪去無跡的，不知將要傳到幾代下去罷！

還有新從比上海更大的城市裏來的人，他們也無心中有收集鉛角子和新角子的嗜好。我曾親見這樣的一個人，把一隻新角子給黃包車夫，車夫拿在手裏，望了一眼，在地上摔了一下頻頻搖頭，極力表示不甚歡迎的意思。但是那個人揚長而去，只惹得車夫破口大罵，罵到那位先生的高祖以上五六代的樣子方止。我當時心裏頗有一點說不出

來的感想。

旅行

旅行是一件樂事，因為除了花錢，受氣，吃苦以外，附帶着可以開拓胸襟，擴張眼界。但是在我們中國旅行，恐怕除了花錢受氣吃苦以外，所剩下來的樂趣也就沒有多少了。

越在是交通便利的地方，旅行越是不便利。譬如說，乘坐火車，第一，買票的時候，氣力稍微虛弱一點的人，就許有性命之虞；第二，即使你的氣力強，骨格壯，你能平安的買到車票，有時候你求脚行的朋友替你搬運行李，臨完了你就許沒有法子報酬；第三，鄰座的先生若把濃馥的關東烟噴到你的臉上來，你只得拌着空氣一齊吸進肺

裏面去；第四……以至於第四十。再譬如，乘坐輪船，第一，開船的時間總不能說是不準，即使稍有耽擱，遲早也總在一百二十八小時以內，決無甚大的延誤；第二，船上自有高談闊論的朋友，通宵達旦的使你不愁寂寞；第三，在上下船的時候，你總要有犧牲性命的決心；第四……以至於第四十。

『人離鄉賤』，一點也不錯。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人家看着你的尊容，就不大順眼。再聽聽你的腔調，就許惹人生氣。所以旅行的時候，總要受人另眼看待，越在大的城市，越是這樣。

假如我有一天不辭勞苦，忽然立志要旅行，我甯願雇一輛人推的小車子，一步一步的推到鄉下去。鄉下人或者都還知道他們自己是

人，同時也許把我當做他們的同類看待。

小德出入

有一種人的哲學是：『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這種哲學實在要不得，因為『小德』範圍太廣，包括的東西太多了一點。根據這種哲學，一個人只消不去殺人放火，便算是『大德不逾閑』，此外無論什麼事都好歸在『小德』裏面，并且隨便『出入』都還『可也』。

譬如打呵欠一事，也是我們人所常常有的，然而在大庭廣衆之間，縱然不能把呵欠消滅於無形，也要設法不要太使旁人注意。在下有一次，在電車裏遇見一位先生，只見他忽然張開血盆似的巨口，作吃人狀，并且發出一聲彎彎曲曲的大聲音，真有旁若無人之概。我看

他的意思，是很希望有人在電車裏給他支起一張床鋪。

隨地吐痰；到處便溺；深夜喧嘩；……種種不顧公德的事，都是『小德出入』。有人若加以批評，那算是在他的人格上過事苛責，未免多事。一個人若是大德既不逾閑，小德復不出入，那就可以說是——個完全的人了。然而誰肯這樣的委曲求全？

半開門

「打折扣」是商人的習慣。那怕牠們寶號的牆上懸起『言無二價』的金字黑漆的匾額，你只消三言兩語，翻翻白眼，管保在價錢上有個商量的餘地。可是習慣之於人，甚矣哉，除了吃飯之外，處處就許喜歡打個折扣。

天有不測風雲，商店也有不測的罷市。這時節，老板的心理，真需要我們的同情的安慰。果然，所有的商店都關門大吉了，黃金萬兩川流不息的想往商店裏流，但是流不進去。這景象可有多慘！然而關門也未曾不可打個五折，兩扇大門，關上一扇，如何？平常大門洞

開，招財進寶，如今罷市，半開門足矣。

中庸之道，大概就是「折扣」的哲學罷？半開門的罷市，也總算是聖人之教了。不知道在吃飯的時候，有沒有這允執厥中的精神？

纏足

報載：『江蘇省黨部特別委員會，昨通令各縣市特派員，協同各縣縣知事，嚴禁婦女纏足。』這實在是一件極大的德政。我們拚命的宣傳纏足有害，那怕說破了幾張嘴皮，也收不了多大的效果，因為纏足的那般人，多半是鄉下人，輕易聽不到我們的宣傳，聽到了也不容易聽懂。現在明令嚴禁，倒可事半功倍。不可理喻，只得威臨了。

本來是，好好的一隻腳，纏他做什麼？不管你多大的身軀，一身的重量至少也有百十來斤，都靠那兩隻腳來支持，已是辛苦了，再把腳纏得像一顆粽子似的，未免欺腳太甚！

未纏足的，當然是不該再纏。已纏足的，也可以酌量的解放。解放後的腳，也許僵挺硬凸，不大雅觀，然而究竟走起來方便些是真的。

現今時髦女子，雖然不纏足了，但是同樣的不肯讓腳自然發展。

好好的兩隻又肥又軟的腳，偏偏要穿上一雙瘦小的鍍花漆皮鞋，高底細尖，脚面上的肉一塊一塊的從鍍花中間凸出來，好像是一個玉蜀黍。何苦來哉！

虎烈拉

年年到夏天，要鬧一頓虎烈拉。幸虧我們中國人多，你死了還有我，不致於剝出糧食來沒有人吃。并且人多就命賤，死一個兩個的，無關宏旨。因此，虎烈拉不住的拉人，而製造虎烈拉的總批發所——垃圾桶，仍是蓋雖設而常開。

我們中國人也就真耐心。不計數的蚊子蒼蠅，從垃圾堆裏把微菌整批零整的送到府上，然後時運不濟，就許禍延給無論那一位，府上要大熱鬧一陣。但是，並不會聽說尚未死亡的人有什麼預防的方法。只有醫藥界的先生們，不曉得爲什麼，對於虎烈拉，一個個的不是

講預防，就是講急救。

本來製藥救人，不算是甚大的罪惡。不過世界上怕死的人太多，製藥的人實在忙不及，所以熱心過度的朋友往往別出心裁，一杯涼水，半匙紅糖，也算做是藥水了。在沒病的時候喝下去，甜滋滋的，并無大碍。

我若患虎烈拉，可不敢亂喝藥水。因為病虎烈拉而死，究是天災，亂喝藥水而死，便是人禍了。

束胸

本報八日香港電：有人提議禁女子束胸及青年男女吸食烟酒，經省務會議通過，云云。這是德政，可佩之至。

女子束胸，實在應該禁，只是實行起來，恐怕要很費苦心，譬如，一位胸部稽查員，巷頭佇立，見一女郎珊珊而來，胸部隱約墳起少許，稽查人若是膽怯一些，或客氣一些，單憑眼力，便很難斷定這位女郎是否犯束胸的罪。并且女子身體，參差不齊，有的胸部完全是一塊平陽之地，實在不會束胸，亦有胸部的肉像氣墊子似的，東一塊凸，西一塊凹，而事實上胸部已經五花大綁的細了好幾道。這怎麼

辦？

青年男女吸食烟酒，也實在應該禁。我想這烟一定不是專指鴉片，酒也一定不是專指火酒。老年男女，就和舊報紙似的，不值什麼，就是烟薰死，酒毒死，都不要緊。唯獨嬌嫩的青年男女，用處大，保護得要特別週到，不能不禁止他們吸食烟酒。

如今是個解放的年頭兒，頭髮解放，纏足解放，如今又是胸部解放，但是烟禁和酒禁，却又解放不得。

哀搖

昨日報載：『近有一種驅匪肩一破饅飽擔，滿裝破瓶破碗，行至弄內人叢中，倣作誤踏香蕉皮狀。喀唧一聲，連人帶擔，打得粉碎，伏地鳴咽，其慘不可名狀。同時必有一人出，向衆大發其慈悲心，創議捐資助之，……果然銀元銅元滿握，乃即收拾破擔稱謝而去。……個中人謂之哀搖。』這樣新穎的騙法，果然令人驚異，然而既發生在上海，便又無足怪了。假如有一種騙法，在別處發生，而在上海獨付闕如，那纔是怪事。

這哀搖的騙法，是根據孟子人性善的哲學而來的。假如人性不

善，你賣饅頭的真個『連人帶擔打得粉碎』，與我何干？然而天下還是善人多，情愿把無限制的同情心拿出來湊成一件騙案。那騙匪對於人性也真抱樂觀，并且自己也真肯犧牲，不惜作誤踏香蕉皮狀，以湊成仁君子的慈善事業！

信紙信封

凡是開辦一個鋪子，創立一個學校，組織一個機關，或發起一切其他大家吃飯的團體，第一件要緊的事，據有經驗的人說，就是印製信紙信封。有許多機關，乾脆說罷，唯一的事務就是印製信紙信封，此外不必更下什麼資本。說也奇怪，社會的人士真有眼光，看見你用的信封信紙印着機關的名字，頓時對你增加三分信仰。信紙上要是再印上幾個英文字，你的人格就算是有了担保。因為這個理由，在無論什麼像樣的機關，信紙信封的費用是一筆很大的開銷。

然而（一個很使勁兒的然而），公家的信紙信封，用在公家的事務

上者，可不算多；用到私人的事務上者，可不算少。這在用信紙信封的人想來，不是沒有充分理由的。理由是：用幾張信紙信封，在公家損失無幾，在我一方面節省良多。奉行儉德的人，就沒有話說了。

有一天我接到一封從外國郵局寄來的信，那信封是免貼郵票的信封，在貼郵票的角上印着：『如有以此信封作私用者，處以二百元之罰金』。從字面看上來，公私似甚分明，然而帝國主義者作的事，當然不足為訓了。我們中國人盜用公家信紙信封者，恐怕還不多，還沒有到惹人注意或特頒刑律的地步。大可樂觀。

名片

名片不是什麼特殊階級所特有的，人人都可享用。上自達官貴人，下至妓娼走販，只消你有一個名字，再只消你有幾角錢，你便可印一盒名片。

名片的種類式樣之多，就如同印名片的人一樣。有足以令人發笑的，有足以令人駭怕的，也有足以令人哭不得笑不得的。若有人把各式的名片聚集起來，恐怕比香烟裏的畫片還更有趣。

官僚的名片，時行的是單印名姓，不加官銜。其實官做大了，人就自然出名，官銜的名片簡直用不着。惟獨有一般不大不小的人物，

印起名片來，深恐自己的姓名太輕太賤，壓不住那薄薄的一張紙，於是乎把古往今來的官銜一齊的印在名片上，望上去黑糊糊的一片，就好像一個人的背上馱起一塊大石碑。

身通洋務，或將要身通洋務的先生，名片上的幾個英文字是少不得的，『湯姆』查利』都成，甚而再冠上一個聲音相近的外國姓。因為名片也者，乃是一個人的全部人格的表現。

樂戶捐

昨日北京電：『警廳通令嚴禁妓女退捐歇業，免影響樂戶捐』。這一段電文翻成我們日常通用的語言，就是：『當妓女的，無論在身體上精神上經濟上受什麼壓迫，也不准停止營業，免影響北京警廳的收入。再乾脆些：『北京警廳逼迫妓女繼續賣淫』。』

妓女通常叫做搖錢樹，北京搖錢樹的大老板便是警廳，因為樂戶捐是警廳最大的收入的一項。所以近年來妓女生意蕭條，紛紛歇業，警廳收入大受打擊，為維持薪餉來源計，不得不勒令禁止。妓女與警廳的關係之深，有若是者。真可以說，警廳與妓女，相依為命。

『有飯大家吃』這句話，只是說說而已。卽如北京餐廳的人要吃飯，便管不得妓女有沒有飯吃了。其實北方人還是太忠厚，禁止妓女歇業，大可不必說明是爲樂戶捐的緣故，至少也可以想出幾條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一）妓寮裏面服務的男女人員甚多，一旦歇業，生計斷絕，影響地方治安。（二）妓寮是娛樂場所，也是文化機關，北京中外觀瞻所繫，須臾不可離。這樣講來，多麼體面，多麼好聽！

銅板

銅板者，北方人叫它做銅子兒，乃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最通行的最有信用的一種泉幣，并且『當制錢十文』之多者也。洗澡過的洋錢，塗改過的鈔票，以及什麼『新角子』，『鉛角子』，我們總都見識過，而不道地或不够分量的銅板却還少見。并且使用銅板的人，似乎都很明理，所以不拘是雲南貴州鑄造的銅板，在上海行使都可以不用貼水。這真是太便了。

北方通用的一種大銅板，每一枚值銅板二枚，在江南是不通行的。據精通金融情形的人說，這是因為一個大銅板的分量恐怕抵不過

兩個小銅板的緣故。由此觀之，銅板的重量還是減不得的。十個八個銅板放在衣袋裏，還不算什麼；可是四五十個銅板，一大塊子，放進衣袋去，身體孱弱一點的人便不能不認為是一種壓迫了。

我雖然不敢說是資本家，然而幾十個銅板，却天天帶在身邊。我的單薄的骨頭架子，還擔得起那死沉沉的一攬子，可是如今大熱的天，薄薄的一層衣裳，便有點支持不住，大襟上的扣紐時常墜到腋下去了。而且銅板之爲物，不禁招惹，一五一十的數一遍，手上會落一層臭銅鏽。

我誰也不怨。我只默祝：我們中國的歷史走得快些，快把這銅器時代過去。

此文刊後，得吳先生來函，云：『將來大作印行單本時，此文請勿選入，因大馬路一帶賣銅板袋者甚多。我想買一只送給先生……』。

但吳先生之銅板袋始終不曾送來。謹誌於此，以存真象。

撒網

我們通常有婚喪大事，不敢自秘，總是要印許多帖子，分送親友。這也是一種很正大的舉動。但是分送帖子，與施捨粥食略有不同，絕不可抱多多益善的決心。否則你這一張帖子送到一個不相干的人的手裏，他的心裏不免要生出一種非常的感想，有時竟把你的婚帖當做喪帖看，或是把你的喪帖當做婚帖看。

北京人把亂送請帖這件事喚做『撒網』，那意思是說：送帖的人不分畛域，到處送帖，是希望多收幾份禮物，如同撒網撈魚一般。其實如今的魚，比撒網的人要聰明些，有時候他們會從網縫裏鑽出去，讓

你白撒一網。有時候你只撈起一點點的東西，倒賠上許多撒網的費用。

有些撒網的人，並不是從經濟方面着眼，他們是想多請幾位客人，撐撐場面。於是乎王二平常認為最沒有人格的孫五，也接着王二的結婚帖子了。掉在網裏的人，有時費了許多週折，纔能知道究竟誰是撒網的人。

但是天道好還，你這回撒一個大網，不久你就要掉在許多人的網

裏。

招聘

古代的人有時候求才若渴，只消你真有一點本領，往往不惜三顧茅廬，求你指教。如今這個時代，茅廬一天比一天的多起來，但是很少有人來光顧。住在茅廬裏的人不免發急，因發急而看報，有時候竟在報上發見招聘經理招聘書記等等的廣告。

若非自己的夫人沒有兄弟，誰肯登報招聘經理？這是很明顯的事。然而世界上不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尚未絕跡，所以有人招聘賢才，就有人欣然前往。

當經理有當經理的規矩，須要先交出多少的押款；做書記也有做

書記的手續，須要先交出多少錢的報名費。這押款和報名費如數交付之後，你的責任就算盡了，不必再希望有什麼下文。如其真有了下文，那也是足以令你哭一場的下文。

思想頑固的人，常常不明瞭現代社會的組織法，動輒曰：人心不古。其實不盡然。人心不古者，只一部分人而已；即如看見招聘廣告而欣然應徵的人們，他們的心仍是很古的。

拳戰

我現在所要談的拳戰，不是外國鬼子立在一個方壇上打得你死我活的那種拳戰，乃是我們中國的文明人在喝酒的時候『五魁呀！』『七巧呀！』那種拳戰。

我曾走進中國飯館，裏面的聲音之大，有如萬千士卒之鼓噪，我總以為裏面至少也應該有一兩位頭破血流，才能與這麼大的聲音相稱。俟我入座之後，金樽酒滿，只見有人捲袖口，有人伸拳頭，掉面上登時發生一種很劇烈的運動。并且種種的聲音，隨與俱來，忽而聲若洪鐘，忽而不絕如縷，高下疾徐，不可究狀，若用五線譜來記錄

下來，十五條線也未必够用。

深得人生之趣的人告訴我說：吃飯無酒，固然不樂，喝酒不猜拳，也還不能盡興。我獨不解者，是爲什麼一定要把額子喊得像破鑼一般？有時候我看見上了年紀的人，手伸出來直哆嗦，并且從丹田（即恥骨縫最高點）裏彎彎曲曲的喊出一聲公鷄叫似的音調。我就覺得危險。

拳戰不能不喊，不過我們總該要顧慮到人的喉嚨究竟是人的喉嚨。

甚有心得

從前人心還有幾分古的時候，把留學生看做很有價值的一種人。那時候的人，總覺得一個人遠渡重洋，然後學成歸國，一定多少有點本領。至於留學生既留之後，究竟是給外國人洗碗還是給外國人當聽差，那都不成問題。

所以在留學生歸國之際，就有一種牢不可破的公式，一定要設法在報上登一段新聞，內容大致是這樣：

「某某君，少有大志，肄業於某校時，每試輒列前茅，某年出洋，卒業於某校，得某項學位，聞將於某日搭某輪返國。君專習

某科，甚有心得。『底下還有一個『云』字。

再漂亮一些，或者就要印上一張玉照。無論那一位留學生歸國，報紙似乎都很願盡登這樣一段新聞的義務。并且最奇怪的，就是，無論那一位留學生，都是『甚有心得』。究竟心得的是什麼東西，那不管，不過『甚有心得』四字不算是頂厲害的罵人的話，却可以相當的承認的。

聽說現在有尚未出洋正在候補的留學生，也把歷歷連同四寸半身的玉照，送到報館。這樣的人是將要『甚有心得』，當然也要照登了。

應酬話

兩位素未謀面的人，一旦遇到了，經人略一介紹，或竟未經介紹，馬上就要攀談起來，并且要做出十分親熱的樣兒，這不是一件容易事。非善於應酬者不辦。

初出茅廬的後生小子，會到生人，面紅耳赤，手忙腳亂，一句人話也說不出，假如旁邊有一座鐘，恐怕只有鐘聲滴滴答答的響着。善於應酬者，則不然了，他能於請教『尊姓』『大名』『台甫』『府上？』之後，額外尋出一套趣味濃厚的應酬話。其中的精萃，可以略舉一二如下：

『今天的天氣熱啊！』

『是的，這兩天熱得難過。』

『下一陣雨就好了。』

『可不是，下一陣雨至少要涼快好幾天呢。』這樣的談下去，可以延長到半點多鐘，而討論的範圍不出『天氣』一端。旁邊的人看着將不禁嘖嘖稱歎曰：這兩位世兄多麼漂亮！多麼健談！多麼會應酬！應酬至此，真可以出而問世矣！

但是除了天氣之外，還有可談的事物沒有？凡是自己能辨明天氣之冷熱的人，常常感覺到，語言無味，還不如免開尊口，比較的可以令人不致笑出聲來。

住一樓一底房者的悲哀

此文載第十七期三民週報，因為是在

編輯「青光」之餘作的，故附錄于此。

小時候聽人說，衣食住是人生三大要素。可是小的時候只覺得「吃」是要緊的，只消嘴裏有東西嚼，便覺天地之大，惟我獨尊，逍遙自在，萬事皆休。稍微長大一點，纔覺得身上的衣服，觀瞻所繫，殊有講究的必要，漸漸的覺悟一件竹布大褂似乎有些寒儉。後來長大成人，開門立戶，渡假而生兒育女，子孫蕃殖，於是「住」的一件事，也成了一件很大的問題。我現在要談的就是這成人所感覺得的很切

的「住」的問題。

我住過有前廊後廈上支下摘的北方的四合房，我也住過江南的窄小濕霉纔可容膝的土房，我也住過繁華世界的不見天日的監牢一般的洋房，但是我們這個「上海特別市」的所謂「一樓一底」房者，我自從瞻仰，以至下榻，再而至於卜居很久了的今天，我實在不敢說對牠有什麼好感。

當然，上海這個地方並不會請我來，是我自己願意來的；上海的所謂「一樓一底」的房東也並不會請我來住，是我自己願意來住的。所以假若我對於「一樓一底」房有什麼不十分恭維的話語，那只是我氣悶不過時的一種呻吟，並不是對誰有什麼抱怨。

初見面的朋友，常常問我『府上住在那裏？』我立刻迴想到我這一樓一底的『府』，好生慚愧。熟識的朋友，若向我說起『府上』，我的下意識就要認為這是一件侮辱了。

一樓一底的房沒有孤另另的一所矗立着的，差不多都像鴿子窠似的一大排，一所一所的構造的式樣大小，完全一律，就好像從一個模型裏鑄出來的一般。我頂佩服的就是當初打圖樣的土著工程師，真能相度地勢，節工省料，譬如一梁五分厚的山牆就好兩家合用。王公館的右面一梁山牆，同時就是李公館的左面的山牆，並且王公館若是愛好美術，在右面山牆上釘一個鐵釘子，掛一張美女月份牌，那麼李公館在掛月份牌的時候，就不必再釘釘子了，因為這邊釘一個釘子，那

邊就自然而然的會鑽出一個釘頭兒！

房子雖然以一樓一底爲限，而兩扇大門却是方方正正的，冠冕堂皇，望上去總不像是我所能租賃得起的房子的大門。門上兩個鐵環是少不得的，並且還是小不得的。因爲門環若大，敲起來當然聲音就大，敲門而欲其聲大，這顯然是表示門裏面的人離門甚遠，而其身分又甚高也。放老實些，門裏面的人，比門外的人，離門的距離，相差不多！這門環做得那樣大，可有什麼道理呢？原來這裏面有一點講究。建築一樓一底房的人，把磚石灰土看做自己的骨頭血肉一般的寶貴，所以兩家天井中間的那梁牆只能起半梁，所以空氣和附屬於空氣的種種東西，可以不分畛域的從這一家飛到那一家。門環敲得拍拍的

響的時候，聲浪在周圍一二十丈以內的範圍，都可以很清晰的播送得到。一家敲門，至少有三家應聲『啥人？』至少有兩家拔門啓鎖，至少有五家有人從樓窗中探出頭來。

『君子遠庖廚』，住一樓一底的人，簡直沒有方法可以上躋於君子之倫。廚房裏殺鷄，我無論躲在那一個牆角，都可以聽得見鷄叫，（當然這是極不常有的事），廚房裏烹魚，我可以嗅到魚腥，廚房裏升火，我可以看見一朵一朵烏雲似的柴烟在我眼前飛過。自家的庖廚既沒法可以遠，而隔着半架牆的人家的庖廚，離我還是差不多的近。人家今天炒什麼菜，我先嗅着油味，人家今天淘米，我先聽見水聲。

廚房之上，樓房之後，有所謂亭子間者，住在裏面，真可說是冬

暖夏熱，廚房燒柴的時候，一縷一縷的青烟從地板縫中冉冉上昇。亭子間上面又有所謂晒台者，名義上是做爲晾晒衣服之用，但是實際上是人們乘涼的地方，打牌的地方，開演留聲機的地方，還有另搭一間做堆雜物的地方。別看一樓一底，這其間還有不少的曲折。

天熱了我不免要犯晝寢的毛病。樓上熱烘烘的可以蒸包子，我只好在樓下下榻，假如我的四隣這時候都能够不打架似的說話或說話似的打架，那麼我也能居然入睡。猛然間門環響處，來了一位客人，甚而至於來了一位女客，這時節我只得一骨碌爬起來，倒提着鞋，不逃到樓上，就避到廚房。這完全是地理上的關係，不得不爾。

客人有時候腹內積蓄的水分過多，附着我的耳朵噤噤嚶嚶說要如

此如此，這一來我就窘了。朱漆金箍的器皿，搬來搬去，不成體統。我若在小小的天井中間隨意用手一指，客人又覺得不慣，並且目衆多，彼此都窘了。

還有一點苦衷，我忘不了。一樓一底的房，附帶着有一個樓梯，這是上下交通唯一的孔道。然而這樓梯的構造，却也別緻。上樓的時候，把脚往上提起一尺，往前只能進展五寸。下樓的時候，把脚伸出五寸，就可以跌下一尺。吃飯以前，樓上的人要扶着樓杆下來；吃飯以後，樓下的人要捧着肚子上去。穿高跟鞋的太太小姐，上下樓只有脚尖能够踏在樓梯板上。

話又說回來了。一樓一底的房即或有天大的不好，你度德量力，

一時還是不能看遷。所以一樓一底的房多少是有一點慈善性質的。

一九九九年
三二二二
一九八七年
七三三十三
月月月月
五三再初
版版版版

版權
所有

著者 秋 郎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上海四馬路

馬人的藝術
實價三角五分

